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朝議大夫孔宗翰為鴻臚卿度支郎中劉奉世為左司郎中左司郎中兼著作佐郎林希為起居舍人修實録檢討官馬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熙州劉昌祚徙知渭州四方館使英州刺史知雄州

劉舜卿為高州刺史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熙州東上閤門使權髙陽關路兵馬鈐轄兼知恩州王崇拯知雄州　詔應兩制已上許依例陳乞親屬差遣前宰相執政官每二年陳乞親屬差遣一次　户部侍郎楊汲為寶文閣待制知廬州資正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新差知揚州吕惠卿提舉崇福宫並以引疾從其請也

三省言廣濟河輦運昨因李察等上言廢罷改置清河輦運顯是迂遠詔差朝散郎知棣州王諤經畫措置

興復廣濟河輦運李察等廢廣濟河運年月元豐八年十一月末周諝云云元豐五年二月十一日初廢七月二十日王桓云云六年九月四日七年八月十九日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二日

考功員外郎林旦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權發遣開封府推官上官均並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劉摯之舉也

樞密院言夏國自神宗皇帝上僊及彼國主母喪後來疆界未曾商議慮逐路沿邊弛備敵人不測衝突詔鄜延環慶河東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誡邊將為守禦備

刑部言大理寺勘到捧日軍使唐宣藏刀入崇

政殿門偷劄捧日軍使張用銀帶殿前都指揮使燕達乞以唐宣赴本營前集衆法外重行處置詔唐宣特刺配沙門島永不放還　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覿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刋修先是摯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

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尤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寛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

煩苛其文隱晦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明法之用選擇

一二儒臣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又言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令已更改於敕內關涉不少以此須至刪修正任刺史以上致仕於嘉祐祿令料錢衣賜依分司官例分司官依見任官例支給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衛大將軍俸則是已衛改嘉祐令今來元豐敕卻依嘉祐祿令立文即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

何漏落熙寧四年續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任致仕俸料並依熙寧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令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增修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為今日之患切於人情者莫甚於元豐編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間不一雖有老於為吏習於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曉至有一條分為四五緩急不相照會其細碎如此豈所謂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

難犯也臣愚竊以謂今者朝廷務為簡易使就寛平法當使人人通曉不難了知累朝編敕是也至於引用斷罪先據律文後乃鋪編敕格令今敕條如律即是律可廢也伏乞聖慈特置一修敕局格令式附之擇取臣僚中曉經術義理法律詳明不至刻深者五七人依故事大臣典領應省寺修敕令格式者並付之事有損益即可施行者先次行之如此則朝廷仁厚愛育之意可以宣布四方而刻薄之風浸以衰息矣於是有刊定修立

之命重行刊定修立此舊録本語今用之舊録云先帝命官修敕令格式親為體制施行未幾吏習民安時欲大變革故改修焉新録已削去

中書舍人蘇軾言準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生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彞聞而效之結怨安南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塗炭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

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輙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彝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起人材猥下素行憸險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

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尤為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
㚟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刋之語
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
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乞聖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性命之
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叙用

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尋有詔沈起叙用指揮更不施行實録八月二十四日己酉詔前降叙用沈起指揮更不施行以中書舍人蘇軾論其不當叙用也按軾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不知何故至九月方行又實録初不載沈起用何日得指揮叙復今從軾集

改當直人法政目二十二日事當考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陳衍奉宣聖旨問臣來日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當除以何官職不可太輕又不可太重若令在經筵當與何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職官西京教授頤曽固辭及朝廷召赴

闕除宣德郎按書郎頤又辭畢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說書足為超擢但恐頤堅辭不敢受耳更乞聖意裁度此據元祐雜録司馬光三月二十一日親書劄子今附見

辛巳宣德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既上殿以經筵命之面辭不許退而奏曰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

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令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俟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亦與口陳無異其劄子一曰臣伏

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令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薫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薫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
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
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
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
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
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
功難矣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便乞屢出但

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竊料衆人之意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言而教者蓋謂此也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賢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

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知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奢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

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今不設保傳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宫中語言動止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慴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茍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無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主之德以寅畏祗

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成其聖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

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頥乞坐講竟不行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頥為通直郎崇政殿説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禄者天下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禄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謹也頥以節行自守不介意於仕陛下高其風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頥既力辭不從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校書郎待之

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賜之廷對又官之以通直置之於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為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豈徒欲以聲名自售哉固願有所試然後有所就也頤親老家貧兄顥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頤之義當仕也為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譽而不試每辭

而加進臣於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於頤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濶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爾又以謂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志欲為种放常秩而亟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或過也然而是非疑似亦不可以不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

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真偽重名器聞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於似是之謗而後日見其可用進擢蓋未晚也於陛下尊德舉逸之道無過不及者又言聞頤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聖旨依頤辭免但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庶幾成頤之志全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

害興日擢用也廉耻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此據頤新傳附見避蟻事二月甲戌韓縝嘗言之

詔二王外第以親賢宅為名政日二十二日詔許二王外居今并此不別出

二十八日宗室送遷

詔給空名度牒一百道修復鄭州廨舍倉

庫特借二年公使錢令轉運司應副餘於常平錢内借支　詔差開封府第七副將郝英於西京汝州界捕殺羣賊　兵部言畿内馬監已罷本部考究畜牧之宜莫如汧渭并晉之地兼逐路舊有牧地請差官經畫詔河北陜西路轉運提㸃刑獄司同共按行相度可置官監去處聞奏　詔應民間疾苦合行寛卹除朝廷已推行外如有未盡仰諸路監司限指揮到兩月内條畫以聞
判大名府韓絳言公使供饋條禁太密乞删去監司

賣酒及三路餽遺從之令刑部先次立法　户部言歸明人除三路及沿邊不得婚嫁餘州聽與嫁娶并邕州左右江歸明人許省地溪峒結親從之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

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條具如後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謹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

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輙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絶至於疆埸機事河防要務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失者過半矣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為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呵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希望勞

績吹毛求疵務為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逮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為賞罰惟有所欺蔽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為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得備具者自諸司申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違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

定日限亦救獘之一端也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令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為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録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勾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勾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奬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奬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

諳實闕司勳勾覆然後闕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併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已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

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為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壬午刑部修立到重禄條從之　詔内臣甘承立更不結案特除名勒停免真決不刺面配韶州牢城以言者

謂承立市木荊湖凌虐工匠致死故也舊録云承立被先帝旨市木於荊湖言者謂承立不立案凌虐工匠致死坐配流新録辨曰甘承立以凌虐工匠致死坐配此有司常法不當引先帝為言自承立至坐配流二十八字並刪去去年六月二十四日送湖北取勘北京留守司言乞移宗城縣從之舊録如此恐有脫誤當考成都府路轉運司言據茂州申本州係處極邊蕃漢並納夏稅斛㪷數目不多自來止是送正色並無折變及不收耗并頭子錢乞免依新條受納稅租加耗從之尚書省上所修吏部四選敕令格式乞先次頒降從之

癸未詔府界并諸路提點刑獄司躬訪州縣災傷即不限放稅分數及有無披訴以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無致流移四月四日司馬光言可并此戶部言夔州路提舉常平官傅傳正奏州軍去年災傷放租稅分數不多亦有全不曾申訴去處致或不該賑給臣見民間困急不敢坐視已指揮逐州軍縣當職官依災傷及七分以上賑濟務令全活所有不候朝旨專輒之罪謹自劾以聞詔傅傳正特放罪仍候到闕日優與差遣六月二十八日承議郎傅傳正

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甲申門下中書外省修定起居郎舍人左右司員外郎補蔭條從之

乙酉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為吏部侍郎太常少卿趙瞻為戶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王克臣為工部侍郎兩浙路轉運副使朝請郎孫昌齡為秘閣校理知福州昌齡浙副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除

詔職事官許帶職其班序雜壓依職事官如職高於寄禄官並以職為行守試應緣職添

支除酒外餘不給內尚書非學士除者更不帶待制俟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非待制除者通及一年加待制其見任職事官內舊帶待制以上職者並還舊職只降敕仍免謝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集賢院直秘閣集賢校理以上職今後內外官並許帶除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其横行使副並依舊通管勾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其輪直日依舊令此詔不詳誰所建白亦不詳何意劉摯王巖叟有章論諫今附此後呂公著掌書記當行事職

事官不落職其一也當考當日頒行亦不載臣僚奏請或云自官制行百官皆有分職職外悉不得言非侍從論思獻納之義故特令帶學士待制等職蓋開其職外進言之路也此說似有理但無所考見姑附注此更俟蒐訪明著其事苟為不然元祐諸公何若而作此紛紛也六月十二日戊戌劉摯論張璪更詳之紹聖二年四月二日戊辰罷帶職劉摯言臣伏覩近降指揮增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職給諫以上一年帶待制尚書二年帶雜學士臣竊謂國朝舊制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誼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校讎得之為榮選擇尤遴自元豐中修三省寺監之制其職並罷滿歲

補外然後加恩兼職常視治行優劣以為厚薄除三館
並歸秘書省為職事官外有直龍圖閣省郎寺監長貳
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待制雜學士職給諫以上
補外則除之亦繫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盡復館
閣而薦試之法未立校讎之職無與則是所復虚名而
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衆
矣臣考之僉言以謂修廢官耶則實無職事養人才耶
則未加選擇反復不見其便至給諫以上限年帶職尤

所未諭且侍從顧問為職自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不為定員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至給諫以上則計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槩除授臣恐自此員品猥衆無復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異者又將何以益之臣愚欲乞且依元豐官制施行或詔選臣僚講究本末別行裁定使名器增重人不虛授以稱朝廷勸沮多士之意王巖叟言臣伏覩近詔臣踰月於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紜之議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於前惟

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為中書自便則可為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主上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與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美遷乃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之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

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并職名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或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加待制與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

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令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歳遂遷待制者今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令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為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今一年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知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清近

豈須吏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材並進或以財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爲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淆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禄官爲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爲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升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已前尚書侍郎類爲叙遷之官故吏以帶職爲寵官制已後以階爲寄禄而尚書已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爲重恩數

之優非昔日比無更消加職之理豈可已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中者惟名與器而已故美名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以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茍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為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明論議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清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時人人皆以

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謡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修明法度釐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以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别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貼黄唐室中間清職要官失於冗濫故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椀脱校書郎至今以為笑談臣誠恐明年以後待制太多天下之人亦生

輕侮在陛下清明之朝不可不謹也六月十二日戊戌十四日庚子可考張舜民誌王巖叟墓云巖叟以為官制參錯條陳十弊遂止不行舜民所稱遂止不行誤也六月十四日但稍有更改爾不行在紹聖二年四月二日朱光庭奏議第三卷乃以此為光庭所奏當考　詔二王以五月十三日遷外第宗室正任以上自府門送至外第仍令親王伴食　詔罷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熙寧七年十一月七日鄭民憲初領提舉　詔府界諸路人戶買撲坊場見欠課利并抽納貫稅錢及過限倍稅錢令戶部許以息罰錢充折官本已納及官本即放免并坊場淨

利錢見今孤貧不濟即攉住催理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帶納其敗闕坊場委實停閉官司不為受理詞訴令依舊認納課利淨利者疾速根究詣實所欠課利特與除放訖以聞　陜西轉運司言虢州南陽縣界有軍賊六七十人殺捕盜兵三人處王冲餘黨弋俊等在其間乞差德隆寨監押王用充商虢州都大捉賊仍就本路選募馬步軍二百人歲支公用錢三百貫許寄官務造酒充犒設等之費并下延州差那侍禁賀英借職劉遇

並隸王用為準備差使及商虢二州各置兵士一指揮及聞朝廷差李浦捉殺弋俊緣李浦係朝廷暫時差出難為久在山林之間欲乞更不發遣前來詔依舊發遣李浦外餘並依奏如遇李浦襲逐入界其捕盜官並依已降指揮只聽李浦處分其王用自作一項捉殺　戶部言臣僚上言乞罷榷酤之禁本部看詳元豐令即無榷禁之文欲乞約束申明行下從之新録但云從之不書本部看詳令從舊録

樞密院言河北路保甲已令寄招充填在京禁軍

闕額投軍人若龍神衛年二十已下中軍已下年二十五已下雖短小一指並許招刺　户部修定鄭滑州捕盜賞錢法從之　詔棣州童子張師古特賜童子出身仍賜服以禮部試驗所誦並通也
丙戌看詳訴理所言見行看詳大理寺開封府自元豐八年三月六日以前斷遣過因内降探報公事案欵文字外有御史臺上件年月日勘斷過者請取索看詳從之新削
是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近有劄子論門下省封駮

安燾知樞密院事除去同字不為過乞賜聽從又同本
省諫官具疏論列十四日同右正言王覿上殿再三口
陳未蒙垂允十五日聞有聖旨令范純仁告送門下省
書讀安燾告更不降出臣不勝惟忭踴躍與諸諫官竊
相頌歎以為陛下開廣諫道容受直言不憚追改已行
之命使臣等得以鋪寫所知指陳得失有補萬分真臣
等遭逢際遇諫行言聽之日幸甚幸甚臣竊不量其力
不勝愚忠前後為陛下開陳右僕射韓縝不可用為相

論說不一略數愚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登殿而口陳者再雖蒙聖慈面賜襃奬而臣所言猶未効見於事臣竊疑之以為先帝之臣不欲遽去則蔡確章惇亦先帝所擢用也以為陛下即位之後擢以為相未及久試不欲罷之則安燾之命出才數日而言者及之即為追寢反復求之不識陛下之意將安在耶今安燾之命收還不下中外臣僚莫不慶陛下從諫弗咈有古聖王之風臣愚妄意陛下終將聽臣之言

賜縝罷免而臣愚無知妄自疑慮有如握管窺天豈足以識大造之髙明見天倪之博大哉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聞以道佐明主以道化天下而使百姓有服朝廷之心四夷有重朝廷之意者宰相也上可以尊人主下可以庇生民暗消禍亂而使天下之勢安於太山者宰相也故宰相必用天下有德望人而後可以致此茍非其人則社稷之憂而天下之患可不謹哉伏見右僕射韓縝行不修於家德不修於朝不學無術而將之以佞

邪濟之以强暴居之以驕吝内則族人非之外則士大夫鄙之近則百姓厭之逺則四夷輕之其無天下之望如此臣每惜陛下精意於用人至誠於求治而宰相之位尚有非其人者何以上副聖心下慰民望此公議之所以不容而言責之臣所以竭盡見聞爭告陛下恐自陷於不忠之罪也伏望陛下納衆正之論奮獨斷之明罷縝政柄别圖老成舊德為天下信服之人倚任之必能寛聖意之焦勞解人心之鬱塞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貼黄稱臣昨上疏言佞人在陛下之旁持天下之權者
非一二人乃謂縝輩然方以逐蔡確章惇為先故未暇
及縝繼復論駁安燾又未敢重煩聖聽今幸蒙陛下取
善不疑納言不厭已止燾事臣方敢疏縝臣若避煩瀆
之罪而不言則終為負陛下且煩瀆之罪小知而不言
臣子之罪大也惟陛下察臣之心考臣之言幸甚嚴叟
又與同列言臣等累上章言縝非才無天下之望不可
當宰相任至今未蒙施行臣今以諫名官義不苟已竊

以縝為公輔其用不用於臣等無所繫所繫者朝廷之重輕天下之休戚四夷之信否耳臣等固知陛下惜大體不欲直賜罷免待其有請因而去之然縝之為人不知進退雖聞人言甚多而偃然自居不以為邺恐必煩陛下退之也天下議者皆曰在縝一身懷禄耽寵不畏清議不過自棄其身而已無損朝廷蓋方聖人在上以廉耻厲天下而宰相無知耻之風此於朝廷為損大矣臣等所以不敢自安每瀆聖聰期於必罷而後已也伏望陛

下不以惜一人進退為重而以為天下擇宰相為重早賜指揮嚴叟又言臣近言右僕射韓縝行不修於家德不修於朝佞邪驕吝播惡在人素無公望不可當大任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者甚多天下之公議憤鬱者甚久乞陛下納衆正之論奮獨斷之明罷縝政柄未嘗施行間聞縝上章自求引去而朝廷之士及市井之庶人無不喜聞其請者其不為衆心所與如此留處廟堂國家何頼昨復聞陛下令中使押縝入中書上下人情無不

疑駭盖縝貪而無耻不畏清議見陛下恩禮稍優必然便有復留之意陛下又愛惜事體不欲直加屏黜果若復留如何可去封章煩瀆何時可寧伏望陛下因其自請三章成禮即賜允從既足以全陛下進退大臣之恩又足以成陛下聽納公言之美且使名器之重移於賢者陛下一從其請而三善皆得實社稷之慶而天下之幸也惟陛下省納 巖叟朝論云上殿奏論韓縝非才無天下之望不可當宰相宰相必用天下有德望人則天下服天下服則朝廷重人主尊此自然之理不可以言爭不可以力勝蓋宰相之任繫天下

治亂生民休戚用得其人則天下治用非其人則天下亂用之在朝廷而休戚在天下豈可不重昨日復聞聖旨遣中使押縝入政府中外之人無不疑駭縝貪而無恥不顧義理不卹清議見陛下恩禮稍優便有復留之意揚揚自得以驕衆人曰上眷我厚我可以安位而無憂望陛下因其請三章成禮早賜允從再奏乞去韓縝云輔相者天下之輔相人主不可得而私以天下之心用之以天下之心去之乃是至公上曰待行四月二日

韓縝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

右正言王覿奏臣聞舜以五臣而治周以十亂而王漢以三傑而帝自古聖帝明王不遴擇輔臣而能成天下之治者未之有也伏惟陛下臨政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孜孜汲汲常若不及而韓縝

者猶得偃然以當宰相之任此非臣之所諭也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服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職者也彼韓縝之所為臣屢言矣聖聽高遠未蒙採察今更為陛下理其前說夫縝閨門之內悍妾貪虐父子之間天性疎薄其治家如此而能上助陛下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乎縝之定地界棄地於北敵者長數百里縝之在西樞喪師於西戎者逾十萬衆其乖繆如此而能為陛下鎮服

四夷乎置保馬毒流兩路造軍器害及四方教保甲使南畝之民廢耕稼者百餘萬人皆縝在樞機之地心知其非而行之者也其蠹民如此而能為陛下親附百姓乎稍有勢力雖屬官而猶諂奉之如張誠一是也但能奉巳雖小人而必為之用如李士京是也惟利是嗜雖使臣燕復獻馬而受之是也敢為私徇雖暴著而無所畏憚如其姪宗道本為避嫌而更超遷其官是也其任情如此而能為陛下使卿大夫各任其職乎夫縝誤朝

廷之事不為少矣為公論之所不容亦已久矣言事者交章而上縝之罪惡可謂著矣陛下何望於縝而任用如故耶伏望聖慈揄會臣今年二月以來奏狀早賜指揮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議孫覺王巖叟王覿所上章不得其時並附三月末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伏聞廣言路然後知朝政之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天下之利病自古帝王立政制治莫不先斯二者伏見去歲五月陛下臨御之初自下明詔以求讜言此深得為政之先務也是時搢紳之士閭巷之

民欣覩德音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則名雖求諫其實杜塞人言何者詔書凡二百餘字求諫之言才十數句餘者約束丁寧使不得覬望迎合犯分干譽終之以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相戒雖懷欲諫之誠重虞犯令之禍言將出而復止當日陛下聖德可謂美矣而權臣用事恐彰已過乃公託詔辭隂藏姦慝上以蒙蔽聰明下以脅制臣庶頼廟社之靈開悟聖心是歲六月再申詔諭而前詔遂不施行自此遠近之人言方達天

聰如聞五月詔書乃是蔡確章惇等造為此謀其辭乃出惇手惇之敢走弄事權欺蔽朝野揚揚自得略無畏憚以此觀之可見姦臣用事其為害如此之深陛下深居九重不可不常察此輩走弄事權也今確惇繼出少快天下之心矣然其餘黨二三執政終以不便於已常懷醜正惡直之心尚慮進對之際却謂近日臺諫官論事太煩動揺人心以致不安此言不可輕聽也陛下試推前日確惇之姦謀則今日言者之措意乃是又為自

安之計非納忠於陛下也唐宰相李義府隂邪傾險既竄嶺南天下憂其復用及其死也内外乃安大抵人心安危全繫姦臣之用舍非繫於臺諫官言事多少也蔡確章惇吕惠卿王安禮天下共知其為大姦也其資性皆至險譎其才智又各敏給確則賣恩報怨潛布姦黨使上之人信其深重而不之疑下之人畏其忍刻而莫敢議惇則素行卑汚隂結權倖專為強辨朋姦害正惠卿飾詐遂非貪功妄作中傷良善巧自營進安禮貪汙

恣横公為不道侵凌朝士姑息小人此四人者始縁王安石而進後或分朋自為死黨張璪李清臣則又雷同附會於其間者也向來呂溫卿和卿升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親驟遷迭用多據要劇乃確惇璪等以此報安石惠卿之恩也凡此朋類相濟以權相交以利相報以恩中外側目孰不畏懼先帝雄才大略駕馭此輩固自有術雖時時小有欺蔽然不敢肆為大惡惇與惠卿安禮又各嘗以罪逐去獨確以内深險而外

固容人無敢白其姦者故得容身最久至陛下而後去之其去之可謂難矣使四人者今日尚留朝廷天下之安危殆未可知也自確惇外補璪等在朝與其黨逐日夜兾其復用但畏陛下聖明照見情狀陰謀邪計未敢即發反指臺諫官論事太煩動揺人心以惑聖聽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誠特賜省覽每因執政進對之際特留宸慮深究羣情如渉傾邪毋憚斥逐以折姦謀盡使消沮如此則言路開廣民情通達忠邪悉判於上權勢

不分於下幸甚又言執政用事舊人未免尚懷欺罔援引非類排闢正人寬當罪之誅回已行之令人心罔測為之不安臣須至論列但得此輩所為盡合公議豈敢妄加捃摭自求立異進擬之際防微杜漸頗陛下更加審察又言呂惠卿本與王安石同謀共事後却爭權相傾先帝素惡其姦邪屏於外任不令預政者十有二年今遇聖明内自嫌畏一旦無故託疾而求宫觀則其包藏姦心不淺瑑輩日夜尚冀其復來伏望常賜深察又

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確章惇張璪等門下干預時政又傳達意指與臺諫官黄履等隂相表裏走弄事權以致驟加進用趨附者盈門氣焰可畏尚頼陛下聖明照見姦邪令與外任差遣朝士聞之相慶以恕之資淺罪大出知節鎮已是寛恩竊慮執政中有素黨恕者密加營救漸乞召還以為鷹犬姦邪入朝必無安静之理伏望留神省察新録以旦章附九月二十四日璪罷政時旦云呂惠卿託疾求宫觀按三月二十二日惠卿提舉崇福宫今附此章於三月末

監察御史孫升言竊觀先王極

治之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則知大任高位非賢有德者不可以居而材能敏給之人惟可以使之在職而已故賢者獨所以命君子而能者間有以容小人君子在位小人可驅而為善小人當國則賢者不得其職而天下之所以亂唐李林甫楊炎盧杞輩非無材也適所以資其為惡爾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談先王之言先朝委國而聽之然天資彊愎棄衆自用趨近利無遠識非宰相器憤賢人君子不為

已用於是拔小人之材者布之於朝欺罔阿諛賔遺惠害如呂惠卿章惇張璪三人小人而致髙位者也小人之所謂才足以文其姦資其嫉賢害良罔上殘民阿意順旨持禄取容而已惠卿自小官三年拔為執政安石之恩不為淺矣一旦見利忘義與安石為死讎推是以觀之則其事君之節可知也頼先朝明聖察知其姦竟不復用不然善人君子今無噍類矣惇材不逮惠卿而姦惡過之其懐邪不公伏心隱情陛下聰明聖智洞照

姦慝既已決去之矣璪在二人之間而便媚依違柔邪諂曲為容悅固位之計似是而非隨時上下是所謂德之賊而佞人之可遠者也當賢不肖混淆之日璪固可以俯仰於其間今朝廷清明邪正判別超陞同列而璪猶偃然自居曾不愧怍且不知進退之義何能立大臣之節伏望聖慈罷璪補外則正人並用王道乃明昔人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在此舉矣願陛下早賜裁決新録刪取孫升此章附張璪罷政九月二十四日林旦章後今并旦章移見三

月末升云惇已決去則惇去必未久也此章或附在惇去位後按孫升集論章惇第一狀已附閏二月二十二日惇罷政前其章與此並同但此章增張璪與章惇呂惠卿為三人及改洞照姦慝以下固不待臣復言為洞照姦慝既已決去之又增璪在二人之間已下一百四十餘字耳升集亦無此章此據雜録第五冊今録之奏章言語前後重疊亦多此例更須詳考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四至七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夏四月己丑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為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出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為得進退之

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制詞畧曰至誠屢抗於封章自訟恐妨於賢路異乎矜功要名而去尤得艱進易退之體焉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矜功要名指蔡確章惇此據邵伯溫辨誣命入內押班梁從吉齎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彌亮三朝名聞四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刑宜疾其驅副我虛佇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并男貽慶居中隨侍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名用彥博為

侍中行左僕射事而已佐之不聽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曰卿前者所奏文彦博為相今韓縝乞罷欲如卿前奏除彦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與卿協力贊善其合行恩禮次第卿相度條奏親書實封進入時三月庚辰也二十三日光奏彦博勲德爵齒遠在臣前今恩制已除臣左僕射若以彦博行尚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則事體俱正仍乞差内臣一員往西京宣彦博赴闕所有合行恩禮次第臣久在外不一一諳悉乞候

麻制下日悉委有司檢詳典故聞奏翌日太皇太后又
批付光曰卿憂國遠慮不為身謀其亦可知令若一旦
使彥博居卿之上於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
思之光又奏臣竊惟彥博光輔四朝勲德著明官為太
師年八十一臣向為京師官時彥博已為宰相比彥博
乃是後進令若一旦使彥博列位臣下屬勲崇德貴爵
尚齒國之大倫也臣四者皆不及彥博而位居其上非
所以正大倫也臣昨日所奏蓋國體非臣飾小廉竊虛

名惟陛下幸聽太皇太后卒不聽及韓縝罷即遣中使召彥博蓋用光奏云閏二月庚寅光授左僕射四月末又賜光御批云云可考召文彥博大事也史都不載緣由深為疏畧今特出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陛下降詔遣使宣太師文彥博赴闕惟彥博以勳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不貴德而尚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之必以道故或尊之以為師保或養之以為三老五更或使之朔望一朝或間趨朝

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而咨決考於前載故事俱存令彥博之來在聖謀神慮必有以處之將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令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於此然臣竊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之政緣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物之繁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陟降殆恐非八十餘年老臣之聰明

筋力所能宜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
恩釋而不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勲而尊舊老也彦
博雖老矣然忠厚惇大足以慰士大夫之心其氣量足
以彈壓强悍其威望足以鎮服蠻夷誠宜令日優游左
右以為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於典刑盖為是也
臣欲望聖慈詔彦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
賜宣名詢以籌策不須官政嬰之夫以三師之尊獨承
天子清問獻納以決大議而不勞以事此陛下之所以

尊禮耆德者至矣不親於權以進强君道不疲於職以休養老境而無累於出處之際此亦臣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恩恊義稱無以易此伏望决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

詔諸路災傷賑濟并賊盜公事令轉運司兼管其賊盜賞錢許於青苗息錢内支候役法了日奏取指揮

御史中丞劉摯言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為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吴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及聞朝廷遣使

按視邊變為孫村之說欲便施工令春了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於是李南公范子竒黜然又盡以前所議為非其畧曰故道堤岸盡已拆去靈平埽岸深占河身上下扼束必為大患又曰迎陽下瞷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處回河事節委實不便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奏請之時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上聞欲以僥倖有成設使朝廷以監司之言為可信而過聽之豈不誤大

事歟南公等身任職司河事實在所部固宜考見底裏
然後為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選差遣
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鹵莽恐得罪咎故不待
使者同行閱視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議
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君之道惟恭與
誠南公等前言乃出於輕發妄作非恭誠也後奏乃欲
以姦計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黜何以申明典憲以誠
姦偽之人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圖

輙有論奏欲於迎陽埽開濬舊河使水東注及乞於孫村地分金堤置約使河流徑歸故道河北轉運司並不計審利害繼有論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圖相度自迎陽埽以下許令一面經畫纔候正月放水入舊河仍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約束水勢歸復故道朝廷差李常馮宗道相視未至本處而轉運司范子竒李南公自知欺誕不可掩匿乃於正月十八日論奏又移牒李常稱迎陽孫村兩處囘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稱不可已

罷其役按河流田獲自古及今最為中國之大事令緣

令圖所言遽欲興役開舊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視具見

其實則方露庍裏以為難成同異兩端情涉侮玩願付

有司劾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慢詔范子奇李南公

各罰銅十斤展二年磨勘　左司諫王巖叟言訪聞淮

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伏望選官措置

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

闕食人户每户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又言

廢罷諸路提舉常平及三路提舉保甲司減削逐歲舉官狀亡慮六七十紙竊慮寒素之士愈艱於進乞復通判舉官詔諸州軍通判每年許舉人一名幕職州縣官改官判司簿尉充縣令仍相間舉六月十三日改制當并此詔改太常寺太祝包總妻壽安縣君崔氏特封永嘉郡君仍旌表門閭以保信軍言其節行著於鄉里總拯子也河北轉運司言準朝旨沿河州縣依舊置場和買稈草看詳河防稈草萬數不少如無人願就場中賣不免

人户上科買乞依舊條預給官錢其所估價並支見錢更不減二分從之　宣德郎劉誼言欽横二州每年支移百姓苗米納於邕州太平諸寨廉州米納於欽州化州米納於雷州高州米納於容州類皆陸行近者十程遠者二十程於民不便詔户部下本路轉運司具的確利害以聞　尚書省言元豐五年二月一日通用條六曹諸司官非議事不得到部省又條事應稟議者倉庫官赴所轄寺監寺監官赴尚書本部即有異議者詣都

省其庫務須詣尚書省者具事由申省待報令來六曹尚書侍郎以下見赴稟議外其六曹司官寺監屬官倉庫官有合議事件未有明文許赴所轄官曹部及左右司郎官廳稟議亦合申明行下從之　刑部言乞改六曹通用格應檢舉催促文書并郎官書押行下所貴逐曹侍郎稍得日力點檢予奪文字從之　京西提刑司言省部條貫除直下外有諸州條貫付轉運司押牒入遞分送諸州率多遲滯欲乞應頒降新法以所下轉運

司印本移送進奏院令本院坐省符連牒發送諸州諸路從之　秘書省言三館秘閣内有係國子監印本書籍乞今後應有闕卷蠧壞并全不堪者並令國子監補印及别造有新印行書籍亦牒送逐館收藏免致逐旋申朝廷批降指揮從之　尚書省言欲令六曹諸司於所轄應押貼子取會者並令親事承送人等封送往來如或須要人吏指說即明具整會事件取本曹尚書侍郎處分聽暫赴郎官面說訖遣從之新削　左司諫王巖

叟奏編類章疏元年四月二日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艱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也不必以科舉之外

別開進取之門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篤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解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今來朱光庭集亦有此奏案編類章疏乃王巖叟第三件係之光庭必誤也

新福建路轉運副使呂温卿知饒州

知福州謝卿才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溫卿除郡必有故當考

詔盜賊賞錢以青苗息錢支此據政目初二日事

庚寅禮部言太學武學條乞一處相照修立貴不致牴

牾從之　資政殿學士新知潁昌府曾孝寬言應有曾

獻財貨利便後已廢罷雖曾有課利入官者更不推賞

從之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應沅州裏外糴買糧草并

錢穀場務如過本州闕官并許於見任或歸明棓揮軍

大將內選差權暫監當從之新削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

見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漶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

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從之集議在閏二月二日光奏在三月五日據此月二十三日司馬光乞先舉經明行修則黜所言蓋便得請也先是言者請兼用詩賦盡黜經義太學生改業者十四五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詩賦以文為工以理者於言為實而所根者本以文者於言為華而所逐者末先帝去數百年之弊不為不艱而議者不計本末乃欲襲前日詩賦之

弊未見其為得也源深流長事大體重張官置吏之原安危理亂之本願陛下詳聽而謹行之又言方陛下臨御之初士之趨操未定方引頸拭目以聽教令觀好尚正宜獎經術以厲學者之志進行誼以厲士大夫之操今遽厭薄經術崇奬詩賦有司以文辭取士學者以文辭應於有司及其久也逐華而遺實徇末而棄本固非細累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訪時務禁用釋典不得專援

莊老比於參用詩賦使學者敝精神於無用之文得失固相遠矣章三上又為六說以闢言者其後詩賦與經義訖參用云三年十一月十日彭汝礪議閏十二月末中丞李常等議科舉此時均去臺已一年半矣均議詩賦不可用取士據均家傳附見其後曾布專以此為均不與元祐同不可畧也但恐未必在此時當考均奏議具有此三章或更删取之

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奏奉詔令陜西河東逐處經畧司相度如有西賊大衆入寇攻圍城寨審度賊勢須合要隣路救援即關牒隣路經畧司差發援兵仰被關路分據所關賊勢相度合銷人馬

發遣前去其被闗路分委託事故不為應副並當重行
朝典有無未盡便具利害聞奏臣兩曾具狀叙述鄜延
路永樂城被賊兵圍閉請援隣路了不及事乞朝廷檢
會舊制修明隣路策應約束去訖今準上項朝旨臣子
細看詳雖許闗隣路差發援兵固為便利然而若令被
闗路分須候闗報文字到彼方相度合銷人馬然後發
遣即必不及事緣西賊前後作過雖是竭國大舉而所
向去處罕曾久留務為倏來忽往之計多是分兵圍守

城砦使兵不得出然後餘冦散之村落焚蕩漢蕃人户廬舍抄刼人口孳畜搜掘坑窖積聚斛食於此之際若城砦堅守而聲援旁至即不日退散漫不可追若被冦路分自有兵力可以驅逐即固不用遠勞隣援萬一若必藉旁助即須是倉卒響應乃可及事況逐路安撫司兵馬未必皆在帥府屯聚必是散在逐地分城寨戍守若須候關報到經畧司本司旋擘畫那移以至行遣文字傳檄外將告諭軍中以至授甲束裝雖能星夜疾速

比到被賊地分固已後時徒致拖拽隣路軍馬無補機事臣今相度宜於平日委經畧司選定策應兵馬將副使臣仍須兩番其第一番便以最相近處見屯泊兵將充仍以策應將爲名其第二番亦于次近處差定並擇去老弱衰遲不能負甲奔趨之人仍多用騎兵即舉動神速責令將副使臣常切誡諭士卒繕整器械凡軍行須用之物於平時一一備具常爲猝行之計及令逐路修橫烽之法若遇賊兵侵犯並舉橫烽傳報隣路其策

應路分才見橫烽立便排促人馬準備赴援即未得起發其被冦路分經畧司須審度事勢委是賊勢重大决非本路之力可以驅逐方得闗請隣道又須預設符驗以防姦詐其被闗路分經畧司據所闗事理知得賊兵所在晝時亦以密號為驗飛檄第一番策應將遣人馬選快便路逕火急前去邪第二番人馬往第一番元駐劄處準備續有呼索節次遣發若本路兵力可以禦捍枉有拖拽隣路軍馬及被闗路分妄託事故不為應付

自依朝廷約束施行如此則不惟事機之際可以應猝兼令策應軍兵於平日閑聽習熟人自為備緩急遣發不至紛擾臣愚所見如此更乞朝廷詳酌如其可採即行删潤立法速降諸路早令施行庶將來防秋便可遵守純粹先以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奏再以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一日奏又以元年四月三日奏此二年二月十四日乃降指揮

辛卯詔應合試選人年五十以上歴兩任六十以上一任無贓罪及私罪情重並令任非停替者並與免試

資政殿學士知頴昌府曾孝寛知鄧州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鄧綰知揚州十八日云云　朝議大夫鮮于侁為太常少卿著作佐郎范祖禹為著作郎　樞密院言新差東南第十三副將供備庫副使石宗永病告滿百日詔令吏部自落班簿後限一年方許朝參仍於元豐假寧令添入大小使臣字　又言夏國遣使鼎里旺裕勒寧等詣闕賀皇帝登寶位乞依例差官押賜登極支賜往夏國詔以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押賜　司馬光言臣先

於二月中曽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旣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闕報遣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

樞密院將臣二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令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并上詔意曰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視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彛

興以來沐浴皇化職供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
寵名胙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鄰因邊臣奏陳云
彼君臣失職及移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
命將拯彼阽危在於夏國主秉常實有大造而所部之
人遽敢自絶侵軼我邊鄙虔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
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絶歲賜以俟悛心不
幸先帝遺棄萬國朕嗣守令緒祗承前志夙夜寅畏追
念期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秉常屢遣使者

造於闕庭弔祭訃告浸修常職朕惟江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計較細故宜捨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兹之効順曠然滌蕩與之更始自今申勑將吏嚴戢兵民毋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場凡歲時須賚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眠晏起同底泰寧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范純仁行狀云云或附此更詳之

詔元豐七年七月二十日修立應典賣田宅私寫契書并不係籍定牙人衷私引領交易法更不施

行　復祁州深澤縣　司馬光言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植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源比於餘民尤宜存卹凡人情戀土各顧安居茍非無以自存豈顧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徙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

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

户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
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卹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
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
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
人户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
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仍據鄉村人五
等人户逐户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
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歷頭

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穀米數少則先從
下户出給歷頭有餘則并及上户其不願請領者聽候
将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歷上所貸過糧令
隨税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别息其令佐别有良法
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
流移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
存恤闕食人户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
酬奬其全不用心賑濟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奏聞

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三省進呈依奏降朝旨在三月二十六日　三省言吏部曾經堂除選人曾經省府推判官臺諫寺監長貳郎官監司並歸吏部差注內不因罪犯替罷者合入遠與近合入近與先次指射差遣其朝廷特差者不在此限從之政目云堂除選人歸吏部升一等　又言府界諸路久旱夏苗災傷人户披訴訪聞州縣多不為收接使被災之民重困欲令户部指揮府界諸路監司分詣轄下州縣有災傷處體量被災人户不

問限內外曾與不曾披訴實災傷合放分數更不檢覆便行除放訖奏從之　吏部侍郎李常勾當御藥院馮宗道言準朝㫖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歷覽其隄防全未高廣物料亦有未備緣隄防之設全係水官物料之蓄責在本道令經涉歲月尚爾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詔添置外都水使者勾當公事各一員比外都水丞隷外都水使者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令年正月十四日二月六日九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工部言京西轉運司奏北使

經由道路近為浮橋須合解拆改入京西路由河陽至京昨準朝旨務要不見山陵須合剏置道路今來再相度得河陽南至偃師東由鳳臺孝義次入鞏縣最為順便皆有亭驛道路止是望見山陵林木恐不須回避乞就上項驛路從之　右諫議大夫孫覺言淮浙災傷米穀踊貴慮盜賊因縁而起乞差官體量廣行賑濟遍下諸路轉運提刑司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如此則諸路不敢不言朝廷隨

災傷之大小賑濟而防虞之則四海之內無倉卒之憂矣時災傷轉運等司並無奏報及宿亳州至甚詔令發運司體量災傷州縣闕食處仍令宿亳州分析並不申奏災傷次第及具見斛斗價例各疾置以聞新舊録並如此當考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訪聞京東保馬司尚有餘弊宜在講陳可因而變之以成國家之利臣請條畫如左惟陛下裁擇其一臣愚博採識者之論皆以謂國家宜收馬以復監則公私兩得其利馬者兵之用國之所恃以

為險者也有國以來未嘗無馬國多馬則強少馬則弱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曰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緩急無所恃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後不待十年而天下之馬已不可多得此非國之利也臣乞盡收退還民間馬三萬餘匹復置監如故然不必置監牧使止委轉運使領之足治辦矣令鄆州之東平監北京之大名上下監元城監衛州之淇水監相州之安陽監洺州之東平監以至瀛定之間相望皆是棚基草

地經界俱存牧養之方晝一畫在使臣猶有舊人可充選任牧兵尚餘太半略假招填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百姓免納錢之害國家得牧馬之利豈不善哉或者曰借緡之多安可以盡蠲是不知令日蠲緡則有數而後日得馬之無窮也此臣之所以言可因而變之以成利者也其二自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蓋始者愚民利於一時請地之易不慮後日納租之難投狀之初爭立高額而不知州縣又估高價折納見錢遂致

力皆不勝㱙㱙拖欠轉運司不論水旱與羣牧司認定此錢督責之嚴過於他事以至佃地百姓被禁錮受鞭撻者無日無之復願退而還官官中豈復聽許所在人情殊以為苦今若因復置監收牧地入官則百姓戴陛下之恩如釋重負脫沉痾矣此因變保馬之弊成牧馬之利而又有得焉者也仍乞先次指揮主養户未得擅賣所養馬候復置監了日就近分撥入諸監其京西事體既同乞並賜施行此據新舊録并元祐章疏增修巖叟集及遺藁乃無此舊録云先帝

寓馬於民盡廢諸監省費不貲至是復之新錄辯云保馬廢置事見臣僚章疏此不足盡之自先帝寓馬至是復之十八字並刪去　詔諸軍致仕放停遺表合該兒男等恩澤若五年外始陳乞者更不推恩　知大名府韓縝言路分兵官將官均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恐非待將佐之體乞賜刪除禁約以示優恩詔諸路分兵官將副緣邊都監武臣知城縣及堡寨主非本處見任官不得往謁及接見如職事相干並親戚並聽往還其往謁及接見賓客違法并見之者各杖一百　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

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憲言累具聞奏爲久病乞半俸致仕及乞迴避轉運副使路昌衡詔就差提舉崇福宮仍令西京居住（憲事當考十八日憲降官）詔大理寺左斷刑架閣庫專委主簿管勾其餘臺寺監有架閣處依此又詔府界諸路按試差募到弓手合造銀楪子並支坊場河渡頭子錢仍以一路通融應副依元豐令（新削）壬辰以時雨稍愆疏決在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至杖釋之

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獘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毁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茍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主張則全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新錄王安

石傳辨誣曰王安石學術政事敗壞天下至於今日而舊錄立傳多取安石私史之語以文之又云安石居金陵閱佛書恍然有得是所得不在六經而在佛書古之學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為相之後顛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實錄前後事實採摭修改不敢以私言增損之　陳瓘尊堯集叙略曰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為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使卞以窺伺為心包藏而待潤色經史增汚忠賢凡慍懟曾布之言與怨詈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

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朴野內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妨嫌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痛懲哉

右諫議大夫孫覺為給事中依舊兼侍

講韓縝旣罷覺乃亦遷　中書舍人蘇軾詳定役法先是軾言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嘗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于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熈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初行給田募役法在熈寧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辛酉罷在八年四月十三日癸酉其法以係官田如退灘户絶没納之類及用寛剰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邉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寛剰錢以為他用故更相駮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

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
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
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役錢色役既
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
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
皆重農可少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若幣重若散以
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

先帝所以取寛剰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稍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姦以㾊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𦔳出應役一年半歳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争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寛剰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寛剰

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
欲於內藏庫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全三
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
使五七年間役減太半農民富實以備緩急此無窮之
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以軀命償官
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
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
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

納兩稅免支移折變一令來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一令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謬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

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
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一應募役人夫大抵多是州縣
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太遠即久遠難以召募欲乞所買
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一出榜告示百姓賣
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内仍及所定頃畆或兩户及
三户相近共及所定頃畆數目亦可即須先申官令佐
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少即聽賣與
其餘人户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

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一預
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名人投名應役第二等以上人
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
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及即名第一等一戶
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勒元委保人
承佃充役一每買到田未得支錢先名投名人承佃充
役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
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一募役人老病走死

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户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别名募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一退灘户絶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名募得行一條官田若是人户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别行名募右所陳五利二獘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名募不行二謂欲留寛剩錢斛以備他用臣

謂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二三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户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税無租而人不應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寛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爍薪日滅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産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號為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眞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

昧進訐伏惟哀憐幸甚詔送役法所軾議送役法所據上官均家傳按詳定役法在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又按軾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繳進此議云元豐八年十二月草此元未果上然王巖叟駁軾議則云復行差役方數日軾有此議按復行差役乃元年二月六日若軾元不上此議巖叟何從而駁之蓋軾八年十二月草此議未即上至元年二月六日後固已出之其送役法所當是二月二十八日後令因軾詳定役法附元年四月六日二年三月末王巖叟等駁議可考詔已降指揮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赴闕獨班起居減拜令閤門取旨興國寺戒壇院安下宰臣執政官班迎朝見日就興國寺戒壇院賜御筵起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

入儀制依見任宰臣簽賜令客省依例賜十日人從大程官二十人從人二十人散從官一十人權差宣武兵三十人　中書省言尚書省文書自來左右僕射輪日當筆緣未有體例詔令左右丞權輪日主印當筆　樞密院言在京開封府界禁軍闕額雖見招填尚未足數識内保甲往往事藝成就可以名募添填詔令逐縣知縣都監專切招填仍委提刑司提舉管勾餘依河北路已得指揮及得上四軍等仗事藝者除例物外增錢有

差又詔開封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團教逐年更不差官
按閱只令隨逐次拍試事藝　淮南路轉運司言提點
内藏庫奏乞下本司逐州軍依提舉司折算到見欠内
庫錢帛承認起發補足年額候見本庫朱鈔却行除豁
或與理後來年額之數欲望於見欠數内除豁寛立年
限逐旋起發上京及除本路起發外見欠未起數目自
今為始均作五年送納如將來根究得見内庫已納朱
鈔即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日朝旨即行除豁或與理

後來年額之數施行從之新錄削此　監察御史孫升言知興國軍楊繪簽書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沈季長詿誤深刑情非故冒近侍義難自陳伏望特令理訴斷遣所取索元案看詳從之　刑部言立聚集生徒教授辭訟文書編配法及告獲格從之

甲午朝散大夫馬默為司農少卿朝請大夫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兖州　中書舍人蘇軾言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為修堤開河縻費巨萬及護堤

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令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為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卒草制云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

縣異其觀汝於牧民尚勉來效以蓋往愆三月二十八日乙酉實錄已書馬默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兖州四月七日又書不知何故蘇軾集亦云二十八日令依實錄止于四月七日見此尋改知峽州其制亦軾所草云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赦原也子淵責峽州不得其日今附見賜鄂特凌古衣一襲二十兩金帶一條銀器二百兩衣著二百疋角茶散茶各一百斤又賜大首領李沙勒瑪紳阿達克凌錢二萬

九千五百四十貫

乙未朝奉郎左司員外郎高遵惠爲直龍圖閣太僕少卿元豐八年四月遵惠初爲左司舊傳載遵惠上疏論法度更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施設未可輕議新傳因之今附見于此遵惠卒於元符二年十二月特贈樞密直學士誥詞載遵惠元祐初論事甚少當考

吏部郎中梁燾爲太常少卿燾九月八日自工部遷吏部吏部郎中顧臨爲祕書少監太僕少卿韓宗道爲左司郎中司勳郎中趙君錫爲右司郎中八年六月末司馬光薦君錫宗道燾三人

詔開封府界及諸路提刑司交割到提舉常平司職事內如有

可減省及合撥歸轉運提點司事令條具聞奏　詔鄭
滑州並隸京西路　戶部言吏部侍郎李常等奏被水
百姓於新河兩堤之內灘地種麥庶幾一收以資窮之
體訪得本路及州縣理納稅租督責欠負欲乞詔有司
權與免放或遣御史同行按視欲下河北轉運司相度
所奏具可否以聞其委官司取索并遣御史合取自朝
廷指揮詔委官司取索令本部施行餘從之　知成都
府許將奏本府居住天章閣待制李大臨於儒臣中最

為先進今既亡没士論惜之望賜褒録及應副葬事詔特賜錢三百貫仍於成都府候葬事日量行應副大臨卒在二月辛巳呂公著掌記當行事云李大臨恐宜有以褒賞之　江南西路判湖南路按察司言興國軍管勾鹽事通判路适狀内有鹽鋪戸王阜稱本縣抑令投充本司牒使改正乃稱王阜等妄陳狀詞顯是愚暗詔路适特差替　詔保正長受乞財物依差夫團頭法編配條更不施行有犯依常法其縁上條已編配過人並特與放還從宣義郎劉誼之請也新無

禮部言太皇太后坤成節已有朝旨諸般恩禮並增一倍外其歲時合供奉物色亦合增一倍供納乃乞下詳定敕式所編修施行更不增奉（更不增奉必有脫誤新舊錄並如此當考）

又言國子監太學條每月私試丞簿一員封彌律學官巡鋪外舍自來闕內侍省差內臣一員及申朝廷封彌官二員巡鋪文臣二員看詳補外舍係附私試大義日止是別爲號其差官合依私試法從之（新無）

荆湖南路轉運司言準廣東提舉常平司牒依鹽法廳副過廣

鹽脚剩鹽本等錢牒本司買銀起發上京送納雖已下諸處收買至今買到銀數不多乞只將見錢添依元數起發上京送納其今後若無銀可以收買起發見錢從之新無

門下中書外省言取到户部左右曹度支倉部官制條例并諸處關到及舊三司續降并奉行官制後寮卷宣敕共一萬五千六百餘件除海行敕令所該載者已行刪去他司置局見編修者各牒送外其事理未便順并係屬别曹合歸有司者皆釐析改正刪除重複

補綴闕遺修到敕令格式一千六百一十二件并刪去一時指揮共六百六十二册并申明畫一一册乞先次頒行以元豐尚書戶部度支金部倉部敕令格式為名所有元豐七年六月終以前條貫已經刪修者更不行用其七月以後條貫自為後敕　又言上供錢物舊三司雖置吏拘催然無總領止據逐案關到上薄如有不至遂相因習歲月之久官吏還易無以稽考今戶部雖有分職度支主歲計金部以度支關到之數拘催然漫

無格法本省昨取索欲類以成書而諸案文簿無可考校已詢諸庫務求訪舊籍互相照驗修立為格其間不備事節雖據所見送本部看詳緣事干諸路尚慮有未盡不同事乞令本部取索點勘如有未盡不同事件即補正添入並從之　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司言準朝旨提舉官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即不言衙改五路封樁移充朝旨户部按三路令諸常平免役場務錢穀以剩數充往帥臣所在及邊要州封樁看詳逐

色錢既有上項朝旨即無剩數移乞詔前件令文更不施行　戶部左司郎中張汝賢言竊聞熙寧初廟堂之議始以國用不足大講理財之法其後利入浸廣費用隨增非復曩時之比也今既有所改為則自茲以往課入當復有限調度之費不可無節欲乞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朝廷常供之外非泛之所須者歲幾何熙寧以後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朝廷非泛之所須者歲亦幾何仍具出某事之費因某法而有

令某法既改則某費可罷要以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無異時不足之患從之舊録云先帝理財節用汝賢附會以為不急之用欲省之新録辨曰會計熈寧歲用廣狹較之元祐出納應省者省之乃是遵神考理財節用之意以為附會非也自先帝理財至欲省之删去十九字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貨賄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

皆總於太府歲終會貨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為出不若周之法制詳密則上下緦緦然常以不給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報寶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為之拘

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外謬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𢛗牖以為固密耳承平歲久寶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漫不知省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竊聞昨來內藏斤賣遠年縑帛每匹止二三百文夫自外郡之遠輸至內帑每縑之直須近二千今斤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獘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

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為多斂之計此有司之罪也
臣以為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於内藏諸庫得
加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衍之實而
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均奏斟酌附此不得其實月日及其從與不從也